

人 爱 亲 亲

秋
風
情
列



台 湾 沈 亚

楔 子

台湾金盘神算馆

炎热的午后，命相馆内坐着一个身着深蓝色长袍且留有山羊胡子的中年男子，人称他为金半仙。

既然敢将店名取作金盘神算馆，当然是得要有两把刷子才行，凡让他算过命者都说他算得很准，只不过他们这行算是靠“时机”吃饭，天气太热有些客人不想出门，生意自然差；天气太冷客人也不想出门，生意也很差；就算天气不冷不热，受新闻事件神棍的影响，生意也会变差……

当然，若遇到一些较大的 CASE，比如，帮某某富商看看风水地理，那可能赚一笔就可以活好几个月了，生意不很好但之所以神算馆至今仍屹立不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此吧！

送走了馆内今天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客人后，金半仙摸摸自己宝贝的山羊胡须，又拿起刚刚才看到一半的报纸继续看，打发这段无聊时间。

候地，一则醒目的社会消息令他全身泛起了一阵奇

异又有种说不出的感觉——

合商利阳集团负责人王利阳于纽约被绑架并遭人撕票利阳集团？王利阳？

思索了好半天，金半仙还以为自己眼睛有问题，赶忙将身旁的老花眼镜戴起来，再仔仔细细的看个分明，没错，真的是利阳集团的王利阳。

只是——

“王利阳？王利阳……”他喃喃自语地念着这个名字，不一会儿又皱皱眉头摇着头，“怪了，我并不认识王利阳，也没有到下过利阳集团，怎么会对这则新闻特别有感应呢？奇怪！”

放报纸，他拿起摆在桌上的八卦开始准备卜上一卦，仔细地推敲问题的所在。

才一下子，看着封象中含意的他脸色蓬然揪变，表情慌张地找来一张红纸，用毛笔在纸上飞快的写完八个字——在劫难逃惟有真心。

然后走到电话旁打电话将房子退还给屋主后，赶紧收拾打理了一些细软，幸好他也没有什么家累，很快就准备妥当了。

两天后，他正式搬离了这间屋子，临行前，他将前天所写的红色纸条折好交给邻居，交代了几句话后，搭车回到南部乡下——避风头去了……

第一章

美国纽约刚放暑假，尹天梯并不急赶着赶波“返国”热潮回台湾去，反正回去也是玩，在这里也是玩，何苦跟着一堆人去挤机位呢！

今天她穿了一套纯白色的短休閒服，如黑缎般柔细乌黑的长发绑成一束马尾甩在脑后，手里提着一个袋子，里面塞了一些溜冰用品，有溜冰鞋、护腕、护膝……等东西，她约了好些朋友，又要准备大玩特玩一天了。

午后，金黄色娇艳的阳光洒在她年轻富朝气的身上，让她看来活力十足，同时也将她娇美无比、粉雕玉琢般俏脸上的笑容映衬得更加灿烂无理，就像个娃娃般迷人。

绝对毋庸置疑的，她是个极幸运的女孩。

上天似乎非常眷顾她，一出生便注定了是个富家千金小姐，又因为在家排行老么，上头的两个姊姊、一个哥哥对她是呵护备至；长得又是一张绝美漂亮的脸蛋，任谁见了眼珠子都会忍不住跟着她转，偏偏有家世背景又有张娇俏脸孔的她竟然在学业上也丝毫不含糊，以二十二岁的年纪便已经念完大学的医学系，并考上了硕士班，这

样好的条件和际遇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，但她就是做到了，而且绝不是读死书，该玩的她也一样不缺。

就像个天之骄女般，她是每个人都会羡慕的对象。但或许人就是不知道满足，好还要更好，所以她“为赋新辞强说愁”硬说自己其实也挺可怜的。

比如她所喜欢的人不喜欢她，老是将她当成小妹妹看待，而她不喜欢的人却老是缠着她，让她快烦死了。

眼前就有这么个麻烦……

“天媒，等等我，等等我……”金发男孩尼曼从一辆漂亮的红色流线型跑车上下车，紧追在她背后喊叫着。

漂亮的女孩总是不乏追求者，尹天梯当然也不例外，不过尼曼却不是她所喜欢的那个，所以通常她对他都不会假以颜色，免得让他存有希望，偏偏这男孩就是天真的以为她总有一天一定会接受他，惹得她不得不给脸色看。

“天梯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气喘吁吁的，他总算赶上了她出门的时间。

为了追求她，尼曼可下了不少功夫，首要条件当然是学中文。美女有交代，不会中文，不会写中文情书可不许追求她，而他自然是照办，谁教他对这中国娃娃一见钟情近乎无法自拔的地步呢？不过辛苦总算没白费，他那一日美国式的中文讲得愈来愈好了。

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尹天梯偏了一下头瞥了他一眼，有些不耐烦地不答反问。

“我……我想陪你。”尼曼有些顾腴地说。在旁人的眼里，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但在他的面前她却变成了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山美人，不过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的。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这可是他的座右铭。

“我不用你陪。”她将手上的袋子往肩上一抛，潇洒地扛着并且一口拒绝。

“你要去溜冰吧！”尼曼一眼就看出她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，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：“我也学会溜冰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追求者的第一招：投其所好。

为了学会溜冰以常陪在美人左右，他可是摔了又爬起来，爬起来又摔倒，反覆练习多时才让自己学会一点点的，不过只要能够博她一笑，就算摔伤他也无所谓。

“不用，我约了荫雅和安琪她们了。”尹天梯不加考虑便否决了他，更加快步地向前走去。

听见人家那么肯定的拒绝，尼曼不但不会不高兴，反而还愈挫愈勇，反正她又不是第一次拒绝他，习惯就好。

“那我开车子载你去。”终于又让他看到一个表现的机会了。

“不用，我想散步一下。”她是故意早一点出门，心想，一面可以散步另外还以为能够躲开这小子，没想到他居然提早等在她家门口，真是失算。他若肯将这份追求她

的心用在功课上，或许他就不会老是修不够学分，从大三届变成她的同学，不过谁知道这不是他故意的呢？

“我可以先载你到处绕绕再载你到冰宫去。”尼曼自告奋勇地说，他依旧不怕拒绝，“弥等等，我去开车。”他回头跑向刚刚停车的地方。

说真格的，尼曼长得很不错，高高瘦瘦，白白净净，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王子，只可惜尹天梯不喜欢这一型的男孩，她还是比较欣赏那种粗犷又成熟的男人，或许这是小女子的英雄感作祟吧！

他的真心注定要换绝情了。

眼见尼曼跑向自己的跑车，尹天梯水灵灵的眼眸突然闪出一抹狡俺，唇畔还嚼着一朵灿美的笑容，她将肩上的袋子拿了下来，从里头拿出那双漂亮的溜冰鞋，迅速地将它套在脚上，从来没有在大马路上溜过，不知道好不好玩？尤其后头还跟着一辆跑车。光想，就挺刺激的。

她眼底的笑容渐渐扩张，眼看跑车就要向她驶来，她毫不犹豫的站了起来，脚上的溜冰鞋也向前滑行而去。

天啊！看看她在做什么傻事？尼曼将车子驶近才发现到尹天梯的傻举，吓得他差点心脏没停摆。

“天梯，天梯，危险啊！快停下来，停下来……”他摇下车窗往前头的人大喊，车子并极小心的跟在她背后，担心她会出事。

“不要。”她对他永远都是一个“不”字打前锋，“原来

这样也很好玩，比在冰宫溜刺激多了，呵呵。”

转眼间她又滑过了几辆车子旁，兴奋的笑声充斥在这大马路上，引来一堆人的侧目，大家都为她危险的动作而捏把冷汗，不过她自己却丝毫不以为意，照样自得其乐得很。

“天梯，别闹了，快停在路旁啊……”尼曼一路跟着，急得都快哭了。

尹家人看到他的诚心，于是要他好好照顾在异乡求学的尹天梯，这下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恐怕他再也无法面对尹家各个支持他的人。

偏不，偏不，尹天梯就是故意要跟他唱反调。

回头看了尼曼一眼又浅笑出声，她当然知道大马路上危险，也不准备拿省己宝贝的命和他玩闹下去，何况他一直跟在她后面这样也不太有趣，让她再想想更好玩的方法吧！

古灵精怪的脑袋瓜子又开始思考了。陡地让她想起一个好点子……

她开始故意寻找一些小弯小巷的钻，尼曼怕撞到她不敢开得太近，而她就是故意要甩掉他，跟他玩捉迷藏似地让他找不到人。

曼妙的身段和绝佳的溜冰技巧，在连续弯了几个小巷子后，总算是将那跟屈虫给甩开了，尹天梯娇喘着伸手抹抹额上凝结的汗珠，然后毫不淑女的一个仰天长笑，不

过乐极生悲差点笑得倒栽倒，幸好她的技术还算不赖。

她站在原地猛然喘了几口气后，便蹲在地上开始检视自己脚上的溜冰鞋，这才发现状况极为惨重，漂亮的靴子由于在不良的“溜冰场地”上滑行，于是可能就要“作古”了。

“哈哈！”她还是照样能笑出声，损失一双溜冰鞋对她来说并不是太严重的事，反而是刚刚有些险象环生的镜头让她记忆犹新。

“哎呀呀！好危险哦！下次不可以这样做了知不知道啊！尹天涕。”她吐吐可爱的小舌头，告诫自己一番，至于以后她真的不会这样做了吗？“嗯！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”她耸耸肩，一下于便将自己之前的话作了一个“完美无比”的解释。

她又是一个微笑，突然忆起自己的约会……

“糟了，我迟到了啦！”看看腕表上的时间，她睁大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迟到了将近二十分钟，她一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，想不到自己也会犯，真是太对不起同伴了。

没时间让她脱去脚上的溜冰鞋了，她急急忙忙地想冲出小巷外拦部计程车，突然，在穿过几条巷子后，旁边传出了一些奇怪的哀求声，好奇心作祟她忍不住慢慢赶向声音所传出的地方。

一双灵动大眼悄悄地往声音的方向看去——哇！就

说人绝对不可以太好奇,不然……

不看还好,这一看她那双生动活泼的眼眸开始放大,脸上的红润渐渐褪去,变成了苍白,就好比有只利刃梗在她的喉间,让她发不出一点声音,但脚却开始发软,穿着溜冰鞋让她站不稳而跌坐在地,因而发出致命的声音来……

大白天,阳光普照大地,不过就算再密集,再强烈的光芒也有其照不到的死角。

就在一条平常人绝对不会轻易来到的明湿脏乱暗巷中,几个脸色阴沉狰狞却又衣冠楚楚的男子,拿着枪对准双手被绑在死巷的墙上看来已经奄奄一息的男子。

“放了我,我……我家人一定会准备好赔款的,啊!不要……不要拿枪对着我……不要……”颤抖,濒临绝望的声音出自奄奄一息的男子口中,他睁大眼暗,看着数把指着 he 脑袋的枪,不断的求竣着。

“哈哈!哈哈……想不到利阳集团的王利阳大老板也会有开口求我的一天,哈哈……”刺耳残忍的声音在巷子中低回,其中一个身形壮硕,右眼角下有一道疤痕的男子猖狂放肆地笑着。

“我……我求求你……求求你……”王利阳白手起家,好不容易将事业推展到今天世界性集团这番成就,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去呢?不公平,这世界太不公平了,若他就这样死去,他不会限目的,永远不会……

“别杀我，我会给钱……我会给钱……”

这群恶徒凯融的不就是他的血汗钱吗？现在他愿意给了，当他被带来这里，数把枪指着他的脑袋时，他就后悔前几天的嘴硬，他再也不相信警察会将他从这里救走；再也不相信他的家人会及时找到他；再也不相信会有奇迹出现……

他会死，这群恶徒不想放过他，现在再多的金山、银山都没用了，失去了生命就什么都不是了，所以他要活，就算倾他所有他也要有活命的机会。

“我会给钱的，全部给你……全部给你们……”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生命就犹如点燃在风口的烛火，随时可能失去，他怕死，他不要死。

“全给我？哈哈……”刀疤男子邪气又讥讽地大笑着，“好啊！那你全部给我，就让利阳集团改名作强生集团啊！哈哈……”他拿枪顶着王利阳的脑袋瓜子说。

强生？原来这刀疤男子叫做强生？王利阳机警地看他一眼，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到警局去指认他，但……

“好，好好好……我给，我一定给……”他忙不抑地答应说。

“一定给？哦！怎么给？”叫强生的男子似乎在捉弄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老狮子般，嘲讽极了。

“只……只要你们放了我……我……”王利阳的声音愈来愈抖瑟，就像深秋的落叶般，他知道自己完蛋了，这

一回再也没机会了。

果然——

“哈哈！放了你？”强生和同伴再度一阵讥嘲地狂笑，“老家伙，你以为你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哈哈……”话说完，一把枪又近距离的对准了王利阳的脑袋。

“等……等等……为……为什么……我会给钱……我家人会给钱的……为什么……”王利阳临死前挣扎地问，整个身体因太过骇惧抖瑟，现在就像一摊烂泥般软弱。

“哼！告诉你也无妨。”强生阴鸷地冷笑道：“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钱也要命——”

“命”字方落，紧接着“砰！”的一个枪声响起，王利阳的太阳穴处多了个大洞，没有挣扎的余地，他血流满面斜斜地倒下，眼睛暴凸不肯合上，果真死不瞑目。

突然周边开始静默，一切就像全部静止了，惟有凶手强生依然能够镇定地指挥着，他将手下分成两组人马。

“你们将老家伙的尸体处理一下，要处理干净一点，还有你们跟我去向他老婆拿赎款。”他这一招果然毒辣，要钱又要命，

不小心看到一切过程的尹天锦脸色自得像张纸，腿颠软了，她抬头看看天色，没错，现在是白天啊！在大白天的居然有人敢这样杀人？

她觉得自己呼吸不顺畅，好像快要窒息了，单纯无邪偶尔顽皮的一个学生哪里曾见过这种场囿，那么的血腥，那么的可怕，那么的惨绝，简直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，世界是真的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那不是电影小说杜撰骗人的，因为，它莫然活生生在她面前上演

可怕啊，她……她竟然成为这椿命案的惟一目击证人？

幸好她还有一点点的思考能力。努力捂住自己快要忍不住疯狂大叫的嘴巴，她强迫自己不准发学声音，否则，她恐怕也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

泪水从她眼角扑统统的滑落，就像洪水溃堤一般，但她还是紧捂着嘴巴，绝不敢发出一点声者来……

走，快走啊！快离开这里，她一定要快跑的离开这里，否则让那群人发现她的存在就糟了。但，她努力了一会儿，脚却像不是她的一样，全不听指挥，虚软得无法动弹一步。

上帝啊！耶稣啊！观世音菩萨……到底准能来效救她，快来人救救她啊！

好不容易脚终于肯听从指插动了一下。没想到却是跌个四脚朝天——她竟然忘了脚上还穿着溜冰鞋。

“有人。”

原本背对着尹天梯的众人立刻警觉地转了个身面向

她。

“啊——”她倒抽了口凉气，匆匆地瞥了那群原徒一眼后，连滚带爬地迅速朝巷子外头钻，一刻也不敢稍作停留。

“Shit，是个女的。”强生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声，拿起枪瞄准了逃命似的女孩的脑袋——

“砰！”的一声过后，哀叫声随即响起，不过尹天娣却不若众人所预期的死了。

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她竟然脚步颤抖不稳的又摔倒在地，子弹笔直地从她的头顶掠过，虽然有惊无险，不过那过程却足以吓掉她半条命。

天啊！她不想死，她还这么年轻，她真的一点都不想死……

在生死的关头间，似乎人都会发挥出一些超能力来，她竟然真的能再爬起来，而且那速度之快令她自己都感到意外，也没多再去思考其他，溜冰鞋立刻朝另一头滑行而去。

“Shit，他妈的……”一连串脏话由强生的口中再度逃出，他气急败坏地大吼着，“抓人，快去找人，妈的，如果让她跑了我们都死定了，快去将那个女的给我杀了……”

濒临抓狂的怒吼吓坏了他身边的一群人，他们不敢再多说一句，手握着手枪，赶紧朝那女子消失的地方追去。

“哼！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该死的女人，你该死、该死

……”歇斯底里的咒骂仍由强生口中不断送出，他也追上前去，势必杀了那惟一的目击证人不可。

“大哥，你要去哪里？”藤川龙介优闲地将长腿交叠放在挡风玻璃前，一面嚼口香糖吹泡泡，一面看着外头看腻了的风景问。

裴你瞄了他一眼不答反说：“麻烦将尊脚放回原位。”裴勘的口气霸道到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平时吊儿郎当习惯的藤川龙介知道他是说真的，果真乖乖地依言行事将自己的脚规规矩矩地放好，他这位大哥可不好惹啊！自己又不是嫌命太长。

“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去哪里？”他吹了个大泡泡再度提醒着。

“抓强生。”裴你以淡漠的口气回答，却没人敢质疑他话中真实的成分有多少。

“砰！”

闻言，藤川龙介所吹的大泡泡毫无预警地爆了，还恶心地全数粘在他的脸上，害他难受地赶紧往后车座上抱来一大盒面纸擦拭着。

“喂！我说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，好不容易才破了一个案子有两个月的时间休假，我们应该到处走走玩玩，或者泡个妞，你……怎么你还在想着工作？”藤川龙介哭丧着一张脸，表情有够哀怨地问。

“我临时得到一个消息……”

“哎！管他什么消息？我们放假，放假耶！谁理他鬼消息的。”藤川龙介赶紧打断他的话捻先说：“我可警告你哦！现在放假，要我在管什么强生弱生的我可没兴趣。”孩川龙介帅气的脸上有着极度的固执。

身为国际刑警他们的任务重大、压力也重，平时出生人死的破各种案子，辛苦自然不在话下，况且为了先前那个案子他们整整布署忙碌了大半年授休息，好不容易案子终于破了，有两个月的假斯，他们岂可浪费，再投入另一性水深火热的案子。

不干！打死他都不干。他要休假，要休假啊！

裴勛知道这小于的心意，但是他就是非去看看不可，那以强生为首的犯罪集团让他们头痛已久，若这消息可靠能将他们全部擒佐，以他来说就算放弃假期也无所谓。

“好吧！那你下车我自己去。”裴勛扬起一道刚毅的剑眉，方向盘打转毫不犹豫地将车停在路旁。

“啊！”藤川龙介的脸色揪变，他这老大不是玩真的吧？

他们一向是好搭档，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的，他怎么可能独乐乐放裴颤一个人去冒险呢？这不是他的作为啊！可是……

“走吧！祝你假期愉快。”裴勛难得地给他一个谈然笑容。

“不会吧！老大，你真那么固执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裴勤的脸上没有一丝玩笑意味，他这个人从来就不苟言笑，开玩笑？更不会了。

“老大，你考虑一下，再考虑一下……”

“别多废话，给你五秒钟时间，”卓绝出众的脸上写着明显的不耐。他担心时间再耽误下去强生恐怕就难抓了，而且他有预感即将会发生什么大事，而他的预感一向准确。

“五秒？老大，你太狠了吧！”藤川龙介也聪明，他是故意拖延时间的，如果裴勤找不到线报的强生，或强生及时逃走，那表示他的假期还在，呵呵！

这可不是他没良心、没职业道德，谁教他全身的细胞都在高歌——放假吧！泡烟吧！疯狂的玩吧……

“五秒已过，走。”裴勤话说完后立刻踩下油门，车子瞬间像箭般飞射而去。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藤川龙介的如意算盘果然没打多久就被识破了，裴勤真不愧是他老大，比他肚子里的蛔虫还要了解他。

算你厉害。藤川龙介在心里嘀咕着。

“老大，麻烦开慢一点，小心一点，我们是警察，要做个好榜样给市民看。”藤川龙介苦着一张脸提醒着，幸好有系上安全带，否则伯现在不飞去亲吻他方才臭脚放过的挡风玻璃才怪。

“没时间了。”兰勤信心满满地说：“这一回我一定要